

歷史與空間

■ 張桂輝

胡先驕，宛如水杉猶葱龍

胡先驕（1894—1968），字步曾，號儼庵。祖籍江西省新建縣，生於南昌市一個官宦家庭。父胡承瀾，官至內閣中書。母陳彩芝，通經史，諳詩詞。胡先驕自幼受到母親的良好教養，他的才智引起親朋好友的驚詫，視他為「神童」……在胡先驕身上，有着多個「中國第一」：1915年，發表的《菌類研究方法》，是中國最早的有關菌類的論文；1925年，由他命名的蘭科風蘭屬，成為中國人科學命名的第一個屬；1934年，創建中國第一座大型的亞高山植物園——廬山森林植物園；1948年，與鄭萬鈞教授一起首次鑒定命名「水杉」和建立「水杉科」，成為「最近一個世紀以來，植物學界最重要的發現」，他因此被譽為「水杉之父」。

1932年，為了創建中國自己的植物園和發展中國經濟植物，在胡先驕的積極倡議、親自指導和努力爭取下，得到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的贊同和支持，北平靜生生物調查所經與江西省立農學院協議合辦「廬山森林植物園」。1934年，園址選定在含鄱口北麓後，胡先驕委聘秦仁昌（1898—1986，中國蕨類植物學創始人）為第一任廬山森林植物園主任，同時派陳封懷（1900—1993，中國植物園之父）赴英國進修2年，回國擔任園藝技師。數年後，廬山森林植物園成為中國研究園林植物的重要基地。

廬山植物園，全稱「中國科學院廬山植物園」，位於廬山東谷大月山和含鄱嶺之間。南瀕浩瀚的鄱陽湖，面對巍峨的五老峰、含鄱嶺；最高海拔1,360米，處於暖溫帶與亞熱帶交接處，長年累月雨量充沛、雲蒸霧罩，園內植物鬱鬱蔥蔥，滴綠滴翠，既是我國生物多樣性保護的重要基地，也是我國第一座亞熱帶山地植物園。

今年，是我國老一輩著名植物學家、中國近代植物學奠基人胡先驕先生逝世50周年。八月的一天上午，我又一次走進廬山植物園，既是去觀光，也是去敬謁。從牯嶺乘坐朋友的私家車在植物園大門口下車後，我閒庭信步般進入其中，走在園內不算寬敞的車道上，涼風習習、清香陣陣，令人如癡如醉、心曠神怡。廬山植物園給我的第一感覺是，儼如一顆上天所賜、玲瓏剔透的綠寶石。南北松杉競秀，東西柏檜爭榮，奇態爛熳如火，異卉勁發溢綠。返回時，我怡然自得漫步在整潔的曲徑上，欣賞着以花草樹木為主題的美景，呼吸着似曾過濾了的空氣，一時不知是天上，還是人間。在絡

繹不絕、擦肩而過的遊客中，既有三三兩兩的散客，也有熙熙攘攘的團隊；既有朝氣蓬勃的青少年，也有老當益壯的白頭翁……

所有這些，構成一幅幅如詩如畫、天人合一的畫卷。最早映入眼簾的，除了枝繁葉茂、生機盎然的樹木，還有一塊高出地面的巨石，上面刻着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國科學院院長路甬祥先生，二零零四年仲夏所題的「華夏之園」四個紅色大字。大抵是來得早的緣故，當我按照園內遊覽指示牌的提示，逕直來到胡先驕墓前時，空無一人，但見胡先驕、秦仁昌、陳封懷「三老」之墓，坐北朝南，並排而臥，近在咫尺，相依相伴，彷彿還在商討植物園發展大計一般。高約80厘米的墓碑上，白底綠字刻有墓主的姓名等內容。在緊挨山體的墓後，茂盛的樹木，如綠色屏風，護衛着他們。三座墓碑顯示，胡先驕居中，秦仁昌、陳封懷分別安眠在其左右；墓地前是個面積約100平米的平場，平場之南建有一座黑底金字石碑，從右至左，分別為：「陳封懷先生墓誌銘」、「胡先驕先生墓誌銘」、「秦仁昌先生紀念碑文」，簡明扼要記述着他們創辦植物園的艱辛過程與歷史功績。

當年，胡先驕先生第一次自美國留學歸來，便在廬山森林局任副局長兼技術員；第二次自美國獲得博士學位歸來，在撰寫《廬山志·植物》時，對廬山植物進行了詳細的調查，認為廬山可以作為立足點，實現「種樹」富民、強國的願望。而實現這一願望的基礎，便是建立植物園。為了在廬山創建植物園，他含辛茹苦，日夜奔波，四處「乞求」。其意之誠，其情之切，令人感動。精誠所至，金石為開。胡先驕的良苦用心，終於得到北平靜生生物調查所和江西農學院的認可與支持。

1949年5月廬山解放，獲得新生的廬山森林植物園正式更名為「廬山植物園」。從苦難中走來，在奮鬥中發展的廬山植物園面積達5,000多畝，且園中有園——內設樹木園、杜鵑園、岩石園、草花園、槭樹園，以及松柏區、溫室區、沼澤植物區等17個不同專類園區，供遊客觀光鑒賞。是名不虛傳的「植物王國」。在這個王國裡，共引種保存活植物3,400多種。其中，單是珍稀瀕危植物，就有157餘種。園內花草樹木爭奇鬥艷，池、亭、石、廊別有韻味。置身其中，放眼望去，但見樹木蔥蔥、花草萋萋，盡是令人陶醉、順勢起伏的綠色。



廬山植物園裡，各種名貴植物，或挺拔參天，或匍匐鋪地，端的一座植物「大觀園」。與恐龍同時代的水杉，一度被認為「絕跡於世」。而今，只要你走進廬山植物園大門，遮天蔽日的水杉，如同威武的士兵，肅立在道路兩旁，向你行着注目禮呢。水杉素有「活化石」之稱，園內已培植上萬株。有資料介紹，現在世界各地的水杉，都是從廬山引種的。水杉屬落葉喬木，很像實樺，巍巍壯觀。它的發現，是近現代中國科學史上的一件盛事，為中國植物學贏得國際聲譽。上世紀60年代初，胡先驕所作的《水杉歌》長韻，被譽為亘古未有的科學詩。全詩洋洋灑灑70句，最後四句寫道：「如斯績業豈易得，寧辭皓首經為窮。琅函寶笈正問世，東風佇看壓西風。」

1962年2月17日，《水杉歌》全文在《人民日報》發表後，陳毅欣然寫了《水杉歌讀後記》：「胡老此詩，介紹中國科學上的新發現，證明中國科學一定能夠自立且有首創精神，並不需要俯仰隨人。詩末結以『東風佇看壓西風』，正足以大張吾軍。此詩富典實、美歌詠，乃其餘事，值得諷誦。」共和國元帥為科學家詩作寫讀後感，不說獨一無二，怕也並不多見。如今，《水杉歌》和《讀後記》都鐫刻墓地前石碑南面上。

挺拔直聳向雲端，氣勢軒昂非等閒的水杉，一度成為「友誼使者」——早在1972年，周恩來總理訪問朝鮮時，就帶去兩公斤水杉種籽，送給金日成。如今，水杉母種已在朝鮮繁衍了子孫後代，成為中朝人民友好的象徵；1978年，鄧小平訪問緬甸時，帶去兩棵水杉樹苗，贈給了緬甸人民，栽種在皇家植物園裡。而美國總統尼克松，當年曾將他的遊艇命名為「水杉」號。水杉的價值和影響，由此可見一斑。

臨近中午時分，走出廬山植物園的那一刻，我心默想：假如沒有胡先驕，怕就未必有今天的廬山植物園。從這個角度講，他是值得人們永遠懷念與尊崇的！告別廬山植物園一段時間了，想起《水杉歌》中「化石龍鰐誇淥藻，水杉並世爭長雄。淥豐龍已成陳跡，水杉今日猶蔥龍」的詩句，依稀看到胡先驕先生如同一棵挺拔葱龍的水杉，傲立在廬山植物園中。

字裡行間

■ 黃仲鳴

紅樓醫事

魯迅說，一部《紅樓夢》，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而「一名活躍在臨床第一線、摸爬滾打多年的中醫大夫，最感興趣的一大方面就是書中與醫、藥關聯極為密切的相關章節」。

這位大夫是祁營洲。他說：「它不僅可以讓後人窺見曹雪芹先生所處時代的整個中醫藥現狀和政治、經濟、文化現象等，更是一座能讓我們從中賞析、學習，進而自我修正的重要橋樑，由此激勵自己更好的學習中醫、實踐中醫、感悟中醫，更進一步說，能夠更好地感知生命。」二零一八年將盡，翻出一部《紅樓夢日曆》來。此曆乃去歲於廣州書店所購，當時一書在手，喜不自勝，預備每日翻一頁，看看祁大夫因應《紅樓夢》所云，有何醫理玄機。可惜，回港後百務紛擾，只看了頭幾篇陰陽之說，已覺索然。畢竟我不是醫家。近日翻讀，卻翻出趣味來。



■它是部談醫說理的書，豈止日曆那麼簡單。 作者提供

關於《紅樓夢》與醫學相涉之處，據云曾有人做過統計，描寫有近三百處，涉及的醫科有內、外、婦、兒、傷、眼、皮膚、精神病、傳染病、針灸、推拿等十多科，甚至還有諸如查屍驗體，神靈相關的古代祝由術；而曹雪芹所處的清代已經開始西學東漸，所以，祁營洲說在書中也能看到一些西方藥品。如此說來，《紅樓夢》確是一本奇書，是部中國傳統文化的百科全書。

細而讀之後，發覺《日曆》不僅按書中各人所患病症詳述後，更有藥方處之。除病外，更有飲食健康的文字，尤喜。且看曹雪芹如何寫酒。第八回賈寶玉飲酒，說吃「冷酒」，不必溫了，薛姨媽忙道：「這使不得，吃了冷酒，寫字手打顫兒。」寶釵笑道：「寶兄弟，虧你每日家雜學旁收的，難道就不知道酒性最熱，若熱吃下去，發散的就快；若冷吃下去，便凝結在內，以五臟去暖它，豈不受害？從此還不快不要吃那冷的了。」這就是醫理。其實，一部《紅樓》，祁大夫便說是「滿紙酒香」，不僅有「理」，還有醒酒之方，還有切合時勢，已有西洋使者傳來的葡萄酒了，這見於第六十回。對酒之描述，曹雪芹是行家，屠蘇酒、果子酒外，還有行酒令；怪不得年輕時看《紅樓》，沒有什麼興趣，方今讀來，卻另有一番興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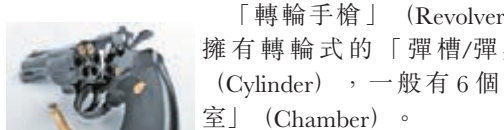
祁營洲在〈後記〉中說，北京西山的正白旗39號院旗下老屋（今曹雪芹紀念館所在地），是曹雪芹最後十年生活、著書的地方。西山一代至今仍有傳說，曹雪芹很多時候為人看病，分文不收，經常在溪水邊，蓬蓬處採摘野菜菜製成藥物給百姓服用，所以他自稱芹圃、芹溪居士。由此推證，曹雪芹是懂醫的，有一定的醫學功底。這部《日曆》，可將他的功底抖露出來了，豈止日曆那麼簡單。

粵語講呢啲

■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左輪・曲尺・陀鐵・劈炮

目前，香港警察所用的佩槍大致有兩款，俗稱「左輪」、「曲尺」。



由於大多數人是右手持槍射擊的，所以這款槍不是為「左優仔」（左撇子；以「左」手「優」先，「優」讀「jaau1」）設計的。子彈發完後，槍手向「左」90度角轉出「彈槽」以退彈殼和重新裝上子彈，因此人們把「轉輪」叫成「左輪」（「輪」讀「卵/輪4-2」）了。香港警隊所用的一種口徑「0.38吋」的美國製「左輪手槍」，所以「左輪」也叫「點三八」。



「曲尺」（Try Square）是木工、金工所用的兩邊成直角的尺，用以畫直角或檢測相鄰面是否垂直。由於香港警隊所用的另一款手槍「Glock」的外形像把「曲尺」（不是「Glock」的音譯），人們便叫這款手槍做「曲尺」了。

廣東人叫女性懷孕做「陀仔」，意思是身懷小孩。舊時的「手槍」是「鐵」製的，人們就戲稱它做「鐵」，「一支手槍」就是「一條鐵/一啖鐵（一塊鐵）」，那「陀鐵」或「陀住條鐵/陀住啖鐵」就是身懷手槍，亦即配戴手槍了。有人叫「手槍」做「炮仔」，所以亦會叫「陀鐵」做「陀炮」，近年則多叫「陀槍」。

「陀」，讀「駝」，與此處所涉的意思全然無關，所以這應非「本字」。至於其「本字」，一般都離不開以下四個讀音同為「駝」的字：

砵	佗	陀	駄
---	---	---	---

「砵」，指秤砣。有人就把「陀仔」、「陀鐵」看成有小孩、有條鐵如秤砣般附在身體上。「佗」、「陀」、「駄」這三個字，均有有背負載之意。有人將之引申作懷、戴、帶的意思。如此看來，後三

恩恩：跟呢個阿頭好惡頂，我遲早「劈炮」唔撈！小米：唔好畀我中咗六合彩，我第一時間返去「劈炮」！為為：大把錢，未出咗個檯都無謂返去出咗，連「劈炮」都怪番！婷婷：係我就特登唔「劈炮」，實行打風流工，日日畀面色佢睇，你吹得我脹咩，哈哈……

者較切合原意，因而均可考慮作「本字」。從以上的對白，大家不難理解表面的意思是砍槍

的「劈炮」是指員工帶不滿而自動離職。原來「劈炮」一詞源自警隊——當警務人員決定不幹時，他/她有需要向局方「交回」（放下），如工作證和「炮」等主要公家物品。由於廣東人會叫「放下」做「劈」（讀「pek3」或多讀「pek6」），所以警務人員會戲稱主動離職做「劈炮」。為了加強劇力，歷來就有不少港產片把因心有不甘而離職的警員在上司桌面上帶着怒氣「劈炮」的情節「搬」上大銀幕。久而久之，「劈炮」這個被塑造的火爆行為就廣為坊間用作主動離職的代詞，而當中卻不一定涉及宣洩個人不滿。

以下兩件與「劈炮」有關的事，相信可給香港人一些體味。上世紀80年代初，香港人掀起一片「絲路熱」，不少年輕男女組織起「劈炮團」，實行來個可長達數月的「絲綢之路」深度遊。當年正值香港經濟起飛，遊罷回來絕不愁沒工做，自然促成了這種漫不經心的「劈炮」心態。時至今天，經濟環境變數多了，輕率「劈炮」有可能招致難以復職甚或丟去晉升機會。1967年，香港經歷了一場大暴動。當年的社會環境，貪污甚盛，尤以紀律部隊。眼看政治局勢不穩，英國政府有可能把香港交還中國，上至高官下至低級警員，只要也曾收受利益者，都恐怕「回歸」後遭清算，遂引發了一場公務員的「劈炮潮」。誰知港英政府迅速地把事情擺平，白白提供了年資較淺的公務員一個「高速」晉升機會。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劈」只有砍物的意思，所以這裡所用的「劈」應非「真身」。筆者不止一次指出，粵語從來是口耳相傳，談不上具系統化。就是這樣，只要在多個場合有多人說，某詞彙的寫法就成了「真身」，以「擲」作為「劈」的「真身」便屬此類。邊旁從「手」，配合放下的動作，且「擲（pit1）」可通過音變成「pek6」，「真身」之說看來合理。查「擲」解作錘打，與原意不符，是故此字只可看成「最佳借字」。

書面語中，「撇」指扔、棄，切合了當前「劈」字的背景。通過以下音變，「撇」就變成了「劈」：撇（pit3）；變韻母→pek3；變調→pek6

在符合音義的雙重條件下，我們有理由相信「撇」才是「劈」的本字。

從另一個角度，「劈」與「砍」意同，且「砍」在方言中也有把東西扔出去的意思，所以用「劈」字作「真身」尚算合理。這個說法雖則有多少迂迴，卻支持了以「劈」為「借字」的理據。

近年不少「扮粵語專家」不斷宣染，粵語中所謂「有音無字」者是「有得寫」的。對一般用家而言，「本字」為何無關宏旨。筆者認為若然某些詞彙，如「陀鐵」、「劈炮」等，無論在讀法和寫法上已具相當認受性，我們何不「將錯作對」，將之定性為標準寫法呢？當然探討「本字」的精神也須堅持，是不容扭曲的。

【專欄簡體版】https://leoleung2016.wordpress.com/

詩語背後

滿江紅・蒙山沂水大寫意（下）

■ 江 鄰

當然，讓蒙山沂水聞名於世的，絕非山窮水惡，亦非水秀山青，而是近代中國的一場風雲際會。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日本軍隊、國民黨軍隊、共產黨軍隊，在這裡佈下一局三方大棋，大開大合，波瀾雲詭。而國共兩黨的搏弈，決定了中國的前途和命運。最終，歷史選擇了共產黨。整個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共產黨領導山東鬥爭的黨政軍機關都駐紮在沂蒙山區。毛澤東非常重視山東的戰略地位，他說：「山東把所有的戰略點線都搶佔和包圍了，只有山東全省是我們完整的最重要的戰略基地。北佔東北，南下江南，都主要依靠山東。」

歷史最終選擇了共產黨，首先是人民選擇了共產黨。毛澤東坐鎮延安，佈局全國。他曾經說過，山東換了一個羅榮桓，山東的棋就走活了。山東的棋活了，全國的棋也就活了。那麼，羅榮桓是怎麼走的這步棋呢？最根本的是重視群眾工作。

羅榮桓的口頭禪是：「有了群眾，就有了糧食，有了戰場，有了兵源，就一定能夠由弱變強，奪取革命的最後勝利。」陳毅說得更直率：「我進了棺材也忘不了沂蒙人民，他們用小米養育了革命，用小推車把革命推過了長江。」建國初，毛澤東與柳亞子遊昆明湖。柳亞子問毛澤東，共產黨何以短短三年就打敗國民黨，取得全國政權，用了什麼錦囊妙計。毛澤東回答：人民群眾是最大的錦囊妙計。這個錦囊妙計能否有效，取決於兩點：一是人民群眾的取態，他們必須跟你

走；二是人民群眾要組織起來，一盤散沙是沒有戰鬥力的。

共產黨的組織動員力有多強呢？據統計，沂蒙根據地總人口不過420萬，竟有20萬人參軍，120萬人支前，10萬人為國捐軀。提供支前小車32萬輛，擔架61萬副。做軍鞋15萬雙，軍衣122萬件，碾米磨麵11,716萬斤。救護傷病員6萬人，掩護抗日軍政人員9萬人。

這是一場什麼樣的戰爭？這哪裡是國共雙方軍隊在打？它分明是共產黨領導人民群眾，與國民黨軍隊作戰。或者說，人民群眾自己在跟國民黨軍隊作戰，解放軍是人民的子弟兵。當鄉親們喊出「最後一口糧，做軍糧；最後一塊布，做軍裝；最後一個兒子，送戰場」的口號，這場仗尚未開打，勝負已定。

1947年初夏，國共雙方在蒙山沂水大棋局中下了一着勝負手——孟良崗戰役。

退守孟良崗的整編七十四師，全副美式裝備，為甲等裝備師，蔣介石的五大王牌師之一。師長張靈甫血性十足，自視甚高，捨身配合蔣介石的決戰計劃：以七十四師為「磨心」，調遣十個整編師增援，形成絞殺大磨，圍殲解放軍華野主力。

張靈甫，黃埔出身，抗戰爆發時，以戴罪之身為蔣所起用，身經百戰，一路從團長做到軍長。靈甫其名，頗有寓意。「甫」為象形字，即田裡長出新苗，古為男子之美稱。「靈」的基本含義有二：一為靈敏，一為靈魂。

小時候看《南征北戰》，以張靈甫為原型的張軍長，惡狠狠地

說出「不成功，便成仁」那副光棍形象，迄今記憶深刻。想當年，崖陡林密的孟良崗上，欲立不世之功的張靈甫，力拔山兮氣蓋世，無奈士氣不振，援軍不逮。率部三萬餘人，近兩萬人成了俘虜。十路援軍在蔣介石、顧祝同再三嚴令下，最近的一路才推進到距孟良崗五公里處，炮彈已能打到孟良崗，但終未能解救張靈甫於重圍之中。

不過三個日夜，這位蔣氏政權的靈敏美男子，成了曠野死魂靈。乾坤已變，春風化雨，舊鬼何處託新生？有道是：

十載將軍路，三天一夢場
春來孟良崗，無處話淒涼

其實，在這場風雲際會中跌落的，何止驕矜的張靈甫。看蔣介石本人，崛起於離亂之世，裨闔於混沌之局，亦是一代梟雄。而且，他還提倡新生活運動，幾十年如一日堅持寫日記，律己不可謂不嚴。但這些都是小節，若在大格局上輸了，終不免被歷史淘汰，為百姓萬眾所拋棄。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明德英，大山裡一個普通的聾啞農婦，因了這場風雲際會而名垂史冊。她用自己的乳汁，滋養了一位受傷的八路軍戰士。千千万萬的沂蒙紅嫂，則用自己的乳汁，滋養了多災多難的中華民族。她們催生了新中國，並與新中國一起成長。這就是大格局。

往事如煙，數不盡天地滄桑，說不得蒼生命運，道不完人間真情；化作解衣磅礴的大寫意，融入蒙山沂水之中。

